

田园山水，海门该有的中国名片

□申辛

海门有很多地方资源，弄好了便是全国级别的文化产品、文化或商业品牌。只是如烧开水，需要我们持续不断注火加温，直至其达到沸点以上，否则即使烧到90度以至99度，也会功亏一篑。这里我要说的“田园山水”其实已在途中，前期工作做得挺上心，只要再使点劲、再添点薪，也就可能显山露水了。

有人懵懂了：海门随处可见田园，哪来的山水？水是见怪不怪，如有海有江有河有湖有沟，更有如风情味十足的特色景观四汀宅沟等；至于山么也有呀，却偏偏被习惯看墙外的一些海门人给我忽视。并不需要无中生有，现成的就有已拿到国字号牌子的蛎蛸山和极县地方文化底蕴的狮山。去城区一家企业，看到其不大的院落中竟然就堆起了不知已有多少年的小山，被其主人美其名曰泰山，在此登高望远，还可见到一大片海门城区。再想想，这些年海门不知挖了多少湖，如馨公湖、玲珑湖、长寿湖等等，可对堆山就少了兴奋灶，记得多年前，在政协年度大会发言时，我就曾呼吁，将狮山给高大。

说这些，是想表达笔者一个观点，我们的“田园山水”是有根基、有来路的。实际上“山水画”就是中国式的风景画，不一定真要有山。而最扎实、显眼的根基，同样是被不少海门人所忽视的有馆有院有展有行业影响力的“中国田园山水画”。其偌大的画展馆坐落在长江边风景优美的开发区，已有8年之久；进驻画展馆的中国田园山水画院，早在2015年由国家文旅部主管的一级社团与海门市政府联办；至于“展”，五次全国性画展研讨活动，有办到北京；海门的画展是每年举行，今年已是第十一届，有127件作品在海门美

术馆展出；要说行业影响力，“中国田园山水画”名称概念、史学理论诞生于海门，提出了中国山水画中峰岭、田园、城市、海景四个分支的学说，众多顶级专家给予高度评价，海门被民间认为是田园山水画的标志地；还有个建立于15年前的海门画院创作组，成员已由30多人发展到了70多人。

也许大多数海门人并不经意当地有多少个单位能戴上“中国”帽子，是指直截了当戴的那种，反正依笔者的孤陋寡闻只发现了“中国田园山水画”，且相继戴了画院、画史馆两顶。前不久，画史馆又与江海博物馆、张謇纪念馆、图书馆等一同跻身江苏省社科普及基地。这“基地”，对不知就里的普通民众来说，也就是无数“榜单”中的一个。但对“不在其中、不知其难”的那些参与者来说兴许会生出诸多感慨，“中国田园山水画史馆”的建立实在是不容易，她凭的是份“轻”资产、“软”实力，还是有靠寥寥几个兼职、编外人员在打拼。

而有让运营者焦虑的是，经这么多年努力，那本来面向大众的研学景点——画史馆虽然历年有许多名人有识之士各界团体来参观，还是有点不温不火，人气不够足，其实当人们一旦往里沉浸却是大有看头。有人觉得画史或许太“高雅”“偏门”，即使是“画”也小众，但我们可以打开思路，由此延伸，并以此为基础，能在极具普适性的“田园山水”上做文章。文化旅游产业，靠的是学术研究成果的“根”，好不容易有了根，根上可以生出许多枝干花果，究竟能不能生出来，要看海门人的脑筋和本事，如何利用了。大家很清楚，艺术虽源于生活高于生活，但在民众崇尚原生态的当下时代，“源于

生活”的价值会凸显。据悉，在今年画展中的八十多名画家画师中，绝大多数为土生土长，他们每年在此创作，以至拿到全国各地去发表、展览、获奖的作品，大多取材于冒着热气的千余平方公里东洲乐土。

画院院长，也是画史馆的艺术总监张正忠，被誉为中国田园山水画的拓展者，他是国家一级美术师，也曾被评为中国书画十大年度人物。现年78岁的他，创作的田园山水画得到了行业里许多泰斗式人物的高评。他早年便有两大心愿：一是著就60万字的《中国田园山水画史》，至今耗时已达19个年头，估计明年可杀青。必须知道，那部中国级的史料巨著是潜心研究的成果，并非随意文字，他为此纵览了一万多种读物，并在22万幅作品中筛选出了两万多幅田园山水画精品；二是根据海门文旅局提出的建设“中国田园山水画之乡”的目标，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看到实现。以让更多人懂得田园山水画之美，让源于生活的艺术画面更多展现在这方大地上，也让自己的作品更上一层楼。认识他的人都知道，数十年来他几乎跑遍了海门乡村的角角落落，进行无数的实景考察。他编制的“美景看不尽，田园胜花园”短视频，虽然只是简单模式，但大家都喜欢看。如今地方田园山水资源新增不少，有一些也应该加以保护、修复和再造。而若有那天到来，这些地方会吸引更多游客前来打卡以至反复打卡；不光是本地人、江苏人、上海人，还有可能来自全国以至全世界各地的人。就像江南的周庄、安徽的西递村一样，就是因画家的影响而打响的。海门也可发挥其特色，打造成全国乡村振兴、田园旅游、田园文化示范景区。

记得，以往我们不是因为画或画史，而是因为哪里如有“十里画廊”“人在画中”等而心仪前往，继而才进一步参观其馆、其展等，顺便买点喜欢的作品商品。好的文旅产品，多数经典、网红打卡地都源自其所呈现的实景，最好与历史、文化及风土人情等有关。由此联想，很多地方还没有将“文”“旅”两者间的血脉给充分融通。有的也许仅仅缺了点概念，导致如本文开头所说的水烧到99度，便不再继续或继续不下去了。

在张正忠个人田园山水美术馆中，笔者看到很多优秀作品而产生期待可游可居、身临其境的想法，如四汀宅沟、田园民居、桑竹人家、河中小舟、宅门青竹、野桥老桑等。再去看今年以“生态家园”为主题的海门区第十一届田园山水画展，也有不少作品让人流连忘返，如田园古镇、江畔新村、春分金花、故园留香、水乡小镇等；而在去年第十届画展上几幅乡土味十足的作品至今让人记忆犹新，如临江小村、东洲家园、凤城古韵等。就是至今，他作品中的画面依然在海门乡村不难找到。

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。有人埋怨海门无山无水，缺乏传统或可利用旅游资源，实质上最缺乏的还是我们应有的发现和理念。“田园美”本是客观存在的，提出这个审美理念，可能会进一步唤起大家对乡村的热爱。

田园山水，该是海门文旅的一张传世美图、一张中国名片，可以此作为一方市场和规划的参谋。实质上也不难做到，除了施政统筹、加码运作，更多可出台政策，集合民资民智去完成。不过千万别急功近利，或把她当作一碟小菜，得有待一代又一代海门人接续努力。

听朋友介绍了一个投资的案例：他国庆假期出去旅游，在海南遇到了一对老夫妻，他们来海南某座小岛创业。闲聊后才知道，这对夫妻原来在老家开房产中介，但现在房地产遇冷，手里也砸了好几套房，幸亏之前赚了点钱，算下来幸好没亏。很多人认为，现在不是投资创业的普好时代，得把钱捂紧，等待时机，但是他们不信邪，依然寻找商机投资。早年间，他们曾在海南省的一座小岛买过一套海边度假房，地段不错，离海滩一两百米。他们经过认真分析后，坚信疫情之后来此旅游的人应该不少。于是，夫妻俩决定把老家半死不活的中介业务停了下来，双双来到岛上，在自己已购房的四楼一下子租下多间闲置房间，办起了度假民宿。由于岛上海滩较多，以前建的海景房也多，每间的年租金不是很高，民宿在稍加装修后很快便投入经营。

果然，这么点投资在今年国庆中秋假期前后一二十天就回本了。那段日子，淡季时二百元一间的房费因为供不应求也都水涨船高，还一房难求。为了能吸引更多的人气，他们把带去

的私家车、添置的电瓶车用来开展接送服务，同时接受海鲜加工业务。这些增值服务迅速拉升了他们民宿的人气。在订房平台上，他们的民宿信息的页面被推送到了靠前位置，还以不高的标价“体面”地被归类为舒适型。如今，这对夫妻的生意做得风生水起，已经走出了房产中介造成的困境。

这对夫妻成功的案例，让我禁不住想起了荀子在《议兵篇》里的那句话：“凡百事之成也，必在敬之；其败也，必在慢之。”他们的成功生动诠释了那句话的深刻含义。他们没有停下创业的脚步，而是不断寻找商机和突破口，而成功的美好和喜悦悄然降临了。

“百事之成必在敬。”敬就是要有“谋事周全，行事严谨”的良好习惯，要有“用志不分，乃凝于神”的专注，要有“倾尽全力，不断开拓”的勤勉。这对夫妻来到海南经过慎重思考后决定投资办民宿，而且还利用自己拥有的资源和技术，勤恳做事，不断拓展了民宿的增值服务，这些都是他们走向成功不可或缺的因素。

太阳下的笑容

□蔡玉英

笑容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很寻常，但是，当听了那位老人的故事后，回头再来体会他的笑容，我觉得，就不仅仅是笑容那么简单了。

这是一位七十七岁高龄的老人。见到他是在九月的一天。正是下午两三点钟的时候，虽然时间已入秋，但太阳依旧热情如火。见到他的时候，他正坐在候车亭的地上，他的身上穿着灰褐色的旧衣服，身子呈不规则大麻花状，一双又黑又细的胳膊穿过两只宽大的短袖袖子，就像两条离开了藤蔓的长丝瓜零零地撑着地面。这时候的他正抬头与几位等车的中老年女子说着什么，一张饱经风霜的脸上写满了笑容。等我走近，仔细听才知道，原来，此时的他正在讲着自家的故事——

他的腿是近几年才这样的，一开始是腰痛，以为弯腰多了歇歇就会好的，时间长了，不但腰痛没好，走路好像也不利索了，逼不得已之下，他去小医院做了检查，查完还是没当回事，时间长了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

他和老伴养育了两个女儿，都培养到了大学毕业。女儿大学毕业后来相继有了工作，并成了家有了孩子。正梦想着此后余生，老两口可以听风听雨看日出，舒心如愿度黄昏，却不想，有一天，大女儿突然带着外孙女回来了。回来后的女儿告诉父母，她离婚了！她生病了，是红斑狼疮！懵懵懂懂的老两口不解，生病了就得治病呀，离的什么婚？女儿答，不想受气，不想整天吵架，不想拖累人，一连三个不想，老两口知道了藏在背后的不想说。一声长叹后，他安慰女儿，离了就回来吧，娘家就是我丫头的家。我们先治病，等病好了再去上班。话说，父亲这里话音未落，女儿又给他扔了个炸雷，说就在前几天，她已经从通州的那家民营企业辞了职。至于原因，女儿不说，他和老伴也不敢伤口上再撒盐了。

嫁出去的女儿回了家，何况没有了工作，还病了，再加上外孙还幼小，生活的重担，以一种猝不及防的方式降临到了老夫妇俩的身上。说到这里，老人的笑容融进了回忆里。他说，好在十多年前的我和老婆还年轻，从那时起，我们就承担了大女儿治病、娘儿俩的生活和女儿养老金的支付。有人问，你们老两口拿什么替女儿治病、交养老金？平日生

活怎么办？老人的笑容停滞了片刻，说，难是难了点，但天无绝人之路，加上原先还有点积蓄。至于治病，农村现在不是也有农保吗？比比我们年轻时候，再难也难不过那时呀。再说，现在村里也给了很多关照，比如低保等等。

从老人的叙述中，我知道了，当年断文识字，也算村里能人的他，这十多年里，一直都在工作，从工地上的钢筋工到公司里的勤杂工；从超市里推购物车的人到看门人，再到现在的种地、卖蔬菜人。而他比小了两年老伴，这些年来，也一直在工作，从饭店的择菜洗碗工到保洁工，直到现在还在城区做着保姆的活。说到如今钱的去向，老人脸上的笑容没有褪去，他说，用钱的地方是多了点，好在大女儿的病这几年一直稳定，养老金虽然还要交，算算也就再交上八个月就可以拿退休金了。说到这里，老人稍作停顿后又说，生活总会一天比一天好的，只要心存希望。如今外孙女已经上了高中，以后考取了大学，我们家就有两代大学生了。何况我们吃的蔬菜不要钱，家里还养了些鸡鸭羊。这不，我今天就是为她们娘俩送些蔬菜和鸡蛋鸭蛋来的。

车子来了，老人的叙述暂停，大家不约而同搀扶起老人，让他先上了车。巧得很，我恰好也是同车人。车子前行后，老人接着与我们又聊了起来。他说，我相信，比起你们各位，我家的日子过得是不如意了点，但我相信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所以说，得开开心心过好每一天才是。他还说，我平日总跟老太婆说，绌罗绸缎穿的是虚荣，山珍海味吃的是感觉，我们不追求虚，不追求荣，我们要的就是一家老小平平安安的，这样我们就能踏踏实实过好每一天。

“咋咔嚓”的车子在一个不显眼的小站点停下了，老人告诉我们，他要下车了。我们几个人同时站了起来，准备送老人下车。老人却摇摇手一脸灿烂地谢绝了我们的帮助说，没事的，我现在还能种地做事呢，我能下车的。

车子再次前行了，透过车窗，望着老人扭秧歌般的身姿一路走下公路，慢慢淹没了在村野，我的眼前不由再次浮现起他那温和的笑容，阳光下的笑容是那样的开朗，那样的充满乐观豁达的意蕴。



百 味

我的二姐

□陆遥

周末，一个晴朗的秋日。按照早早就约定好的时间，扔掉一切俗务的我和家人驱车直奔百里外的二姐家，为二姐过七十岁生日。沿着宽敞的328国道，驱车向北行驶。窗外，天空湛蓝，树木葱郁。一台台高大挺拔的风车在阳光的照耀下，像抹上一层彩釉似的。那不停挥动着长臂，旋转着的风叶伴着我想绪飞向远方。

我姊妹四个，二姐和我相差11岁。从我有记忆起，作为老么的我，大姐、二姐、哥哥特别疼爱我。二姐初中阶段，正是“文革”动乱年代。当时，十六六岁的二姐成天戴着红卫兵臂章，跟着一群人，破四旧，立新风。二姐能说会道，模样俊俏，又被推选为生产队的毛选辅导员。她领着大家学毛选，批林批孔，并将一篇篇学习心得张贴在生产队大仓库的墙壁上。

二姐18岁那年，成了一名光荣的基干民兵。当时我所在的大队是武装民兵营，二姐也发到了一支步枪（没有子弹的）。基干民兵经常开展集训、打靶、拉练。怀着好奇心的我经常趁着二姐去生产队干活之际，来到房门背后，吃力地将油光锃亮的步枪拿出来，学着二姐的模样，拉栓、瞄准、击发。

我父亲英年早逝，羸弱的母亲在生产队努力挣工分，苦苦支撑着这个家的同时，又带着我的二姐姐和哥哥做芦花靴，搞副业，来补贴家用。做芦花靴是一项常年任务，春季要用稻草做底，秋天要到河边

去拔茅草和割芦花。虽说当时，二姐还未满20岁，可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。她常常和哥哥各骑着一辆“吱吱嘎嘎”的破自行车，外出数十里，去拔茅草和割芦花，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精疲力竭，饥肠辘辘的二姐才拖着沉甸甸的茅草或一捆捆芦花回到家里。

那时，我是家里的娇宝，晚上还要大人陪着睡觉。二姐常常放下做芦花靴的活，边给我讲故事，边哄着我入睡。大冬天清晨，滴水成冰，去镇上卖完芦花靴的她总是买上一个热包子用毛巾捂着，带回家给我吃，而她自己则喝一碗麦稀粥，来填下肚子。

尽管我家，穷得叮当响，可由于二姐天生丽质，勤劳贤惠，前来给二姐说媒的人几乎踏破门槛。但二姐一个也没看中。二姐在23岁时，如东有一名男子到我们这儿来犁田，他见二姐长得俊，便请人来我家，帮其弟弟做媒，结果还真的是芝麻对上了针眼。男子的弟弟，也就是我现在的姐夫上门来相亲，高大英俊的身材吸引了二姐。

经过一年的相处，次年春天，姐姐嫁到了黄海之滨的如东棉场。那时，棉场是国营单位，职工拿工资。姐夫虽说每月只有18元的工资，但和我们这儿靠挣工分的来比，简直是天壤之别。俗话说，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。由于姐夫家兄妹多，日子也十分拮据，姐姐未过门两月，便在父母分给他们的一间低矮的平房另立门户。

当时，农场里实行的是吃

食堂，每月自己买饭票，一月挨着一月，几乎没有积余。而以为姐姐在那边过上了天堂般日子的我和哥哥，每隔一二月，便骑自行车，赶百把里去她家蹭饭。我们每次去，热情的姐夫总是将我们带到食堂，鱼肉荤腥，让我们大饱口福。殊不知，往往因我们去花掉了二姐家的饭票，而造成二人几天的挨饿，这是我后来才听到母亲说的。

随着我外甥女的出生，以及二姐的公婆犯病，她家的负担也随之加重。相反，我家却在母亲的辛勤操劳下，不再忍饥挨饿。因此，二姐和姐夫经常来我家小住。母亲将家里的一辆旧自行车给了他们，方便他们来往。我的外甥女出生一年后，勤劳能干的二姐被提拔做了农场连队的食堂会计，继而又被任命为连队的总账会计。之后，她又被推荐上了赤医大（赤脚医生）。毕业后，成了农场里的一名医生。

夫妻同心，其利断金。随着二姐家生活条件的一天天好转，姐夫又买了一条渔船，雇人下海捕捞作业。就在全家憧憬着美好的生活时，一场灾难从天而降。姐夫的两名雇工因偷偷地在晚上驾船出海捕捞，而命丧大海。尽管事后有关部门经过调查，确认这起海难和姐夫无关，但姐夫一家还是倾其所囊，安抚死者家属。善后处理完，姐夫家欠了一屁股的债。

为了摆脱困境，姐夫包了农场里的10多亩农田，开展规模